

走近记忆

龚鹏飞



五月枇杷黄

在我儿时，老家门前有两棵枇杷树。那两棵枇杷树是祖母栽种的。当年祖父有哮喘病，常年咳嗽不止。乡下药店极少有“枇杷止咳糖浆”之类的药物，其实即使有，也未必买得起。为使祖父喝上碗枇杷叶汤，祖母当了陪嫁的银手镯，托人从江南带回两棵优质的枇杷树苗。树苗进了门，祖母用铁锹挖了塘，放入猪脚粪，把树苗小心翼翼地栽下。平日里，两位老人有事没事总绕着小树转，给它们松土、剪枝、治虫。寒冬腊月，祖母给枇杷树裹上稻草，防止小树受冻。枇杷花开，一簇簇，一串串，聚满了枝头。祖父站在矮梯上用剪刀剪修，每簇只留下三、四朵齐整的花。祖父说：好花才能结好果。在两个老人的照料下，小树越长越高，越长越粗，错落有致的树枝向四周舒展，如盖的树冠遮住了屋前菜地。当年我约同学来我家玩，总说上句：门口长着两棵枇杷树的就是我家，那两棵枇杷树俨然成了我家的象征。

枇杷秋日养蕾，冬令开花，春来结子，夏初成熟。端午前后，蛋黄色龙眼大小的果实隐藏在绿色宽大的叶片里，缀满树梢，压弯枝头，也醉在我心头。放学回来我常爬上去，扒开一片片油亮的叶子，从上到下数数将要成熟的枇杷。有时偷偷摘一个，咬一口，尽管有些酸涩，但仍是满满的幸福的味道。滑下时还顺手摘了几片叶子当扇子摇摇。祖母见了就发急，跺着小脚喊“快下来，当心跌断腿。”

几日南风，午后的空气浮动着几分燥热。枝繁叶茂的枇杷树厚重蓊郁，伸展开的树枝挡住灼人阳光。祖父坐在树荫下巴嗒巴嗒地抽烟，安详的神态让我觉得世上再也没有比抽烟更惬意的事。他给我讲了许多故事，神鬼的、人事的。我一直认为，是祖父开启我对故事和文字的迷恋。祖母仰头看着枇杷树，嘴里念叨：今年又开许多花，该可结不少的果，你老头子和孩子有的吃了。我们兄妹齐了就在树下玩土棋子，有时在树根附近挖个小坑，撒上些秕谷，双唇一抿，琼浆四溢，满嘴满手都是甜甜的香。盛果篮子吊在树上，不停地递上传下，祖母站在树下叮嘱我们轻摘轻放，因表面留下伤痕，会影响品相，也容易腐烂。

麦子成熟，枇杷跟着黄起来，金灿灿的挂满枝头，给全家带来沉甸甸的喜悦。在祖母指挥下我们兄弟俩爬上了枝桠，跨坐在最粗壮的那枝，笑得合不拢嘴，馋嘴的我努力伸展手臂，摘下远处硕大的一个。撕去那黄薄的“外衣”，果肉晶莹剔透，双唇一抿，琼浆四溢，满嘴满手都是甜甜的香。盛果篮子吊在树上，不停地递上传下，祖母站在树下叮嘱我们轻摘轻放，因表面留下伤痕，会影响品相，也容易腐烂。

枇杷花和枇杷叶都是止咳润肺的中药。枇杷花在中医上叫作“冬花”。霜打后的枇杷叶药效最佳。霜降之后，祖母摘了枇杷叶，刷净叶背上的绒毛后藏着。冬天，队里有人受了寒气，咳嗽不止，常会到我家拿些枇杷叶，加点红糖熬水喝，连喝三天，晚上出了一身汗，人就轻松许多。

摘下的枇杷，祖母先是这家十个那家八个地送，邻家孩子眉开眼笑的乐。其余存放在小竹筐里，每天分配几个给我们，而祖母几乎碰也不碰。我挑了二个个大的给祖母吃，祖母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笑着说：“亲婆怕酸，亲婆不吃。”当时的我真不懂事，竟心安理得吃光了那二个枇杷。

那个年代，苹果、鸭梨、香蕉之类水果，乡下孩子只在课本上认识，孩子眼里，咬在口中“咔嚓”作响的便是水果，比如菜瓜、芦稷、白萝卜。祖母用竹篮挎着金黄的枇杷，挪动着小脚到树头去售卖。我考取了初中，父亲把缸底里的玉米籽全倒出来，还不够拿去报个名。祖母将卖枇杷积攒下来的钱拿了出来，才凑齐了上学的费用。

冬去春来，花开花落。五月枇杷黄的时候，久病的祖父坐在院中，静观最后的时光慢慢流走。已神志不清的他，突然张口说：“枇杷熟了吗?我想吃个枇杷。”祖母立刻摘下一个大的，喂入祖父口中。牙齿所剩无几的祖父先是被酸得流出了几滴眼泪，而后甜的余味让笑容在他布满皱纹的脸上渐渐绽放开来。

在祖父走后的第二年，家中翻新老屋，父亲想挖掉枇杷树。祖母说：留下吧，果子熟了，孩子们吃上几个，也可换些油盐钱。

其后几年，每到夏天，祖母总坐在枇杷树下，叠纸钱。那是祖父忌日时烧给祖父的。她一边叠纸钱，一边仰头看枇杷树，嘴中喃喃自语：今年又开许多花，该可结不少的果，你老头子和孩子有的吃了。说着，说着，她的眼角里闪出了泪花。

我有个头痛脑热的，祖母将一碗生米裹扎在头巾里，倒扣在灶沿上，嘴里念念有词。第二天凌晨出来观察，见缺一角在南边，是枇杷树的方向。祖母会开心地说：没事了，是你公公喜欢你，摸了一下你的头。然后，就在枇杷树下烧了些纸钱。说来也怪，隔日我准又欢蹦乱跳了。那时对另一世界，我是深信不疑的。总觉得祖父在那个世界里活着，一如生前地忙碌着。有空了，他还会回来坐在树荫下“巴嗒巴嗒”地抽烟。还来看看我，摸摸我的头。

我刚进高中的时候，正值十年动乱最狂热的时期。有一星期六我放学回家，留有许多美好故事的两棵枇杷树没有了，只见七零八落的树枝，树叶犹如老树的眼泪，洒落一地，原先枇杷树毅然挺立的地方只是两个毫无生气的树根。听祖母说，村里的果树大多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给砍掉了。同时遭劫的还有我家屋后的那片小竹园。那天，我看到祖母边整理杂乱的树枝，边无声地抹泪。

人与树的关系总是那样地紧密相连，又是那样地息息相关。在没了枇杷树的第二个年头，祖母面容一天比一天消瘦，体力一天不如一天，常静静地坐在枇杷树的树根上，呆滞的目光望着遥远的天空和曾经热闹的小院。也在五月枇杷黄的时候，身心疲惫的祖母病了，倒在床上，再没有醒来。

聆听古典

木火

致逝去的梦幻童年

童年是人生里最宝贵的一笔财富!漫漫长途,得意的时候想起童年,神思飞扬,倍加珍惜那一路走来的阳光和鲜花;困厄的时候想起童年,怅然无绪,深深地沉浸在美好的童年梦幻中……无论是怎样的心情,总想在童年记忆里逗留一下,汲取前进的动力,或是寻求一时的安慰。

春日清晨,上班途经实验小学,正逢上课铃响,铃声恰是舒曼的《梦幻曲》,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自己的童年,也想起了儿子的童年(他上的就是实验小学),如今儿子已上大学,而我华发已生,那美好的童年早已如梦似幻。平淡如我,回望童年,也会泛起一缕无法言说的心绪,且都已由这首《梦幻曲》穷尽了表达。

《梦幻曲》为钢琴套曲《童年情景》中的一首,舒曼曾对克拉拉这样说道:“由于回忆起你的童年时代,我在维也纳写下了这部作品……每当弹起这部作品,孩提时代的许多情景便在脑海中苏醒……”

1838年,正是舒曼对克拉拉的恋情如火如荼的时候,也是在创作上激情勃发的时代,他写下了著名的《童年情景》。一年前,舒曼与克拉拉私定终身,坚定支持舒曼走向音乐之路的维克老师,强烈反对舒曼与女儿克拉拉的恋情,他怕恋爱毁掉女儿的远大前程。也就是在这一年的9月,莱比锡法院收到了一纸诉状:舒曼与克拉拉要求结为夫妻。一年后,这桩音乐史上著名的诉讼案有了结果,有情人终成眷属。但直到1843年圣诞节,维克看到女婿成果斐然,而且小两口有了孩子,才真诚和解,一家人得以团圆。

虽然舒曼比克拉拉大了9岁,但他寄住在维克老师的家里,经常与克拉拉一起练琴(甚至是钢琴四手连弹)、读书、郊游,舒曼每写出新的钢琴小品,就由克拉拉试奏。日久生情,多年的相处使舒曼与克拉拉结成兄妹般的友谊,而且这种友谊渐渐萌发了爱情,也变成了舒曼创作钢琴套曲《童年情景》的原始素材。

循着克拉拉的童年印象而起,钢琴套曲《童年情景》惟妙惟肖地描绘了天真烂漫的童年生活,露出一份质朴纯真的童趣。聆听这部作品,你会从上下快速跳跃的旋律里联想起“捉迷藏”的情景,会从既规矩又呆板的节奏中猜测一下孩子心中的“重要事件”,会从蹦蹦跳跳的琴声中感受“骑马马”的快乐,会从忽快忽慢的乐曲中体会儿时听到鬼怪故事时的“惊吓”心情……13首乐曲中,唯有这首《梦幻曲》带给人一种别样的成熟感,清淡的琴声中弥漫着一片无以言说的浓情。

《梦幻曲》处于套曲的中心位置(第七首),乐曲用单主题三部曲式写成。那柔情的旋律一出现,便给人以深沉之感,像是对童年生活无意间的一个回眸,一下子感觉了甜蜜温馨,却如梦幻一般的不可捉摸。第二段是在曲调风格上的微妙变化,让人觉察到情感的递进,像是要在甜美的梦境中抓住什么,但什么也没有……逝者如斯,旋律回到最初,变得更为深情,那是对逝去的美好童年的挽留,又是对绚烂的爱情之花的热望。

舒曼表示过,《童年情景》的标题是后来才取的,当然,这个标题只不过是方便了演奏和理解而已。聆听这部作品,对照着一个个标题,你会自然地发出会心一笑,而当《梦幻曲》的熟悉旋律掠过时,你也定会感慨万分。因为这首曲子太美了,所以《梦幻曲》被改编成了不少器乐独奏曲目,大提琴的醇厚婉约,小提琴的温柔浪漫,长笛的空灵飘逸,二胡的缠绵悱恻……各美其美,你会在你喜欢的《梦幻曲》中回忆、沉思、向往。

方言考究

“见先”的“见”的本字

徐乃为

启东方言中,有常用的“‘见’先”一词,说的是一种不好的品质,就是“占人家便宜”“贪他人小利”的不良品质。可见,“见”犹“占”。

这个“见”字,还出现在以下语境中:

1.恶人霸占别人的妻子,启东方言中为“‘见’人家娘子”。
2.妻子遭受夫家的嫌弃,甚至要“休还娘家”,这个弱女子作如此抗争:“我是认准了你们家的了!活着,‘见’你们一只台角;死了,‘见’你们一只田角。”

例1中,“见”,就是“占”的意思。例2的意思是,活着的时候坐在你家的台上吃饭,死了以后,埋在你家祖坟,“见”也是“占”的意思。

这里的“占”,不是用同义词去解释“见”的含义;实际上,“见”就是“占”的音变。

让我们把“占(zhan)”与“见(jian)”的声母、韵母的关系稍作比较分析。先说韵母,关于“an”与“ian”之间,我们知道,凡是韵母与“j”拼读,“an”就读如“ian”。

而声母“zh”演变为“j”,是声母演变的一种规律。请见下表:

普通话	启东方言
皱(zhou)纹	(jiou)纹
这(zhe)个	(jie)个
地轴(zhou)	地(jie)
指(zhi)头	(jue)头
脚趾(zhi)头	脚(jie)头

再如,以“戋(jian)”为声旁的“盪(zhan)”的声母为“zh”;而“笺(jian)”的声母为“j”,也说明了声母“zh”与“j”的对应关系。

以上例子中的“见”字,就是“占”字。

寿头

老钟

沙地方言中的“寿”“寿头寿脑”有着特别的含义和指向。在普通话中究竟是什么意思,几句话还真难表达清楚,更找不到合适的词来“翻译”,只能在一定的语言环境和应用实例中加以感悟。据笔者观察,大体有这样几种语境和指向。

其一,如果某一个人的言行举止有什么不当,不合常理须改进(改正),于是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会出来好言规劝或提出中肯的批评和建议。可是这个人就是听不进,不仅不接受,而且还固执己见,我行我素。这时有人就看不下去了,忍耐不住了,站出来朝着这个人一顿臭骂,激动时,甚至要上前煽几个耳光。这一回,这个人不但没有回嘴,还真顺过来了,乖乖地按照大家先前的意思行事。于是大家就说这种行为为和这种品行的人是“寿”“寿头”,相当于另一句俗话叫做“敬酒勿要吃罚酒”。

其二,天气很冷,某人却穿很少的衣服,说他不怕冷,他却专找避风且向阳的地方停留,别人劝他多加点衣服他却不听,于是人们见这个人被冻得直哆嗦而又不愿意添衣服,就说:“你这个人这么寿”“是寿头”。

其三,在酒席台上,菜肴十分丰盛,主人十分殷勤热情,劝酒劝菜,请客人们吃好喝好,客人们也放开量尽兴享用。可某人却一直客气,喝得很少,也不怎么夹菜。快散席的时候,主人再一次来敬大家的酒,要大家多吃些,多喝些,这个人一再说自己吃饱了,喝醉了。于是酒席散去,这个人又主动帮忙收拾,在收拾残菜的过程中,趁主人不在时,又偷偷地喝了一杯酒,还吃了几块肉。对这种装客气、假客气、过分客气的德性,沙地人也斥之为“寿”“寿头”。

其四,几个人一起出游,大家都靠右边走,他却偏走路的左边;大家都走大路,他却偏走高低不平的小道。到了商场,大家都进去看看,见到有合适的东西买一点,他却坚持不进去,还说不准备买什么东西。等大家都从商店里出来继续往前走,却不见他人影了,于是只好等,几个人还分头去找。过了一会儿见他 from 商场出来,并买了一条牙膏,还买了一双凉鞋。到了晌午的时候,大家都说饿了买点东西吃,他却说一点也不饿,不想吃,过了一会儿,他到到路边的小摊上买了个烧饼吃起来。回家的路上,公共汽车进加油站,司机招呼大家可以去洗手间,大家都去了,唯独他不去,可汽车刚上高速,他却提出要方便,车子只好紧急临时停靠路边。人们对这个人的这种不合群、不识事务的德性,也斥之为“寿”“寿头”。

至于寿头寿脑,则言“寿”之极,即寿得很。

需指出的是,沙地话中的“寿”还有一句骂人的话,“寿头”即“寿数到头了”,言寿尽要死了。“寿头”即“死人”,咒人要死了。

东疆掠影

陈建平

蚕豆情缘

蚕豆年年有,年年被追捧。蚕豆新鲜美味,土生土长,从田上餐桌三十分钟即可。也只有我们家长江大海孕育的沙地生长的最好。

小时候是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父母亲用勤劳的双手在宅前屋后种上一些,才能千方百计让我们吃上一顿炒青蚕豆。虽然不像现在一样开怀,只是浅尝辄止,可是那种美味是刻骨铭心的。我们众多的兄弟姐妹是农家子弟,儿时随着父母在田地摸爬滚打长大,蚕豆是儿时的伙伴。春天来了,历经寒冬风霜雨雪的蚕豆,开始返青抽枝,生发新叶,这时候我们开始寻觅觅觅,拢着蚕豆枝,一棵棵仔细寻找蚕豆耳朵,它是有别于大多数蚕豆叶,是一种叶柄处连着的小叶,呈喇叭状,极为罕见。听大人们讲,谁找到它,长大了会耳聪目明,一生顺利顺利。有时会真正找到,我们便会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幸甚满满的。随着天气日渐湿润,蚕豆很快繁花朵朵,花像极了蝴蝶,底部紫色向上晕开,其中点混出大比例黑斑,凑近她一股清香沁人肺腑,有时会情不自禁摘下几朵,会挨大人骂的。长大了我们兄弟姐妹天南海北,各奔东西。到了吃蚕豆的季节,有机会在煲电话或微信时聊起它,激动之意溢于言表,声调为之倾情。

蚕豆,家乡人又叫寒豆,大概是经历寒冬的洗礼,家乡人给与的形象称谓。蚕豆应该是历经寒冬煎熬,方得花香味美。而鲁迅在《社戏》中名其曰:罗汉豆。是钱塘江及杭州湾沙地孕育而成。无独有偶,同样的地域文化孕育的美味。难怪先生朝夕拾时还不忘蚕豆美味,因此也不忘乡村小伙伴的情谊。蚕豆早年随家乡拓荒者一起在江海这块沙地一代代繁衍生长。家乡俗话:一熟蚕豆一熟麦,种来头发胡子雪白。不仅赞美了蚕豆带给家乡人民温暖,也歌颂了家乡人民勤劳、奉献精神。蚕豆还在家乡历史上有着创造国家外汇的浓墨重彩的一笔。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国家缺乏外汇储备,而国际市场需要蚕豆,家乡人民勒紧裤腰带,把蚕豆全数上缴国家出口,争取外汇。这些我们这代人记忆犹新,温饱之余,尚不敢忘怀。

蚕豆的鲜美不仅仅是本身,更多的是一种情结,一种亲情乡愁、或凝重或醇香。



灯下漫笔

陆欣

惠安寿缸

阳春三月,随作协同仁踏访惠安镇老街,意外遇见了一种沙地文物——寿缸。在这偏僻的乡间小镇,居然还有这种老古董,怎能不让人惊喜万分?

寿缸废弃在庭院墙跟,缸体基色赫红,主色黄釉,缸身一个大大的“佛”字,书法飘逸遒劲,分外醒目。其周遭都是断砖碎瓦,青苔斑斑。一棵枝枯叶翠的桂花与之掩映。这情景恰如一幅宁静的风俗画,令人感动。我随手拍下,发送微信圈分享,

立即引来朋友们的好奇留言:古董乎?文物矣!在哪儿?能买吗?

这颓废的庭院位于惠安老街的北端西侧,主人姓陈。“这是我祖上的,就剩这半只缸了,还有半只坏了!”见我对着那只寿缸产生兴趣,屋内走出一位长者,幽幽地告诉我这寿缸的由来。

镇滨江临海,初建于清代道光年间,沿河而筑,通江而兴,得地理和舟楫之利。《启东文史》记载,民国初期,惠安镇商户麇集,兴盛异常。如今,街上的人提起这些往事,满脸洋溢。可惜,现在只有残存的三二家杂货店、铁匠铺还残喘着小镇的几丝余脉。

据传,龚姓、陈姓,是惠安镇的开埠人家。我想,这皈依佛门的陈姓老人定然是一个吃素念斋的慈祥老人。也许是位循循善诱的教书先生,也许是位乐善好施的商业主,或许是一位悬壶济世的中医师中……他在世时就已写下了自己的圆寂方式,用沙船从外地将这只寿缸运回小镇。他的圆寂一定是镇上一件庄重而热闹之事。在悦耳的诵经声中,众人将他的肉身盘坐于寿缸之中,再择日后将上半只寿缸合上、密封,抬入陈家祖坟。之后,历经动乱战火、文革、乡村墓葬改革……寿缸易地迁徙,最终颠簸折磨得缸碎分离,仅存如今的上半只残缸。陈氏后人,自然不忍舍弃,痛惜地将那半只残缸搬回家中,置于庭院墙根桂花树下,以示怀念。

人生无常,佛缘常在。十多年前,一位俗称“铲地皮”的古董商贩告诉我,他们曾常年在崇明和启海地区,进村走户,搜寻“寿缸”,价格不菲,贩卖到东南亚等国家。这只惠安寿缸,如果不是残缺,也许早已被“贩走”到异国他乡了。

在佛教看来,永离一切烦恼生死谓之“寂”;具足一切福德智慧称之为“圆”。沙地启东,历史短暂,但百业兴盛,人文昌达,与佛教融入民性密切相关。“阿弥陀佛”是百姓口头熟语;“做好事”是向善沙民的日常行为。否则,启东为何佛教大市、“中国好人”榜总有人物出现?

寿缸虽残犹存,见证了惠安沧桑和沙地文明。

星期诗汇

南黄海的风，用乡音喊来春天

唐肃心

一两声惊雷炸开，三五道闪电穿越春天，就在一棵桃树上被南黄海的大风，狠狠地吹出一朵朵梦境，发芽，开花了

在江海平原上，我爱大风横行像爱我血缘的亲人刮得重一点，轻一点，都没有关系怒吼也好，低吟也好，长啸一声直接从我的内心，刮出了一匹野马春天就在原野上飞驰每一个蹄印里，都有绿潮汹涌

这是南黄海，春天的海风用乡音为我喊来整个春天从长江口刮到黄海边，从圆陀角刮到茅家港，大洋港，刮了五十多年了这从我血液里刮出来的风充满悲悯的情怀，像我第一次听见一样喊着我的乳名，温暖又亲切

大风刮着刮着，曾经奔跑的人像大风一样，在时光里突然无影无踪了大风喊着喊着，四季迁移，冷暖交替亲人们，像河岸边的芦苇春来，举起绿旗，绿遍河沟、原野秋天，头顶着一团蓬松的月光，慢慢都变老了

如今在远离故乡的地方，这住在心底的大风像无形的锯子，拉据着我久远的乡愁有时候，大风把人关在屋子里不让出门远行，听它猛兽一样发怒鞭子一样抽打着无情的岁月一颗心就被抽出一道道春天的血印

我多想拉住季节的手

张士达

凌晨，大风与大雨组成的联合部队锁定南黄海边，长江北岸狂轰滥炸雨借风势，风借雨威，真牛把大地的肌肤，一寸寸浸泡发白只见田野上，花生卷缩着瑟瑟颤抖黄豆叶损枝残，垂头丧气水稻东摇西摆，一直低着头门前的花木也站立不稳仿佛喝醉了酒

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不穿单”眼看季节转身，收起温柔一米米走向冬天，听北风呼啸看霜花满地或飞雪漫天而我多想拉住季节的手留下金秋心里千呼万唤秋季啊，请不要走可是岁月太匆匆，时光如水流白云啊，我别无他求只托你捎去对大雁的问候